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

『大禹塗山御座開，諸侯玉帛走如雷。防風謾有專車骨，何事茲辰最後來？』此篇言語，乃胡曾詩。昔三皇禪位，五帝相傳。舜之時，洪水滔天，民不聊生。舜使鯀治水，鯀無能，其水橫流。舜怒，將鯀殛於羽山。後使其子禹治水，禹疏通九河，皆流入海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會天下諸侯於會稽塗山，遲到誤期者斬。惟有防風氏後至，禹怒而斬之，棄其屍於原野。後至春秋時，越國於野外，掘得一骨專車，言一車只載得一骨節。諸人不識，問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此防風氏骨也。」被禹王斬之，其骨尚存，有如此之大人也。當時防風氏正不知長大多少。古人長者最多，其性極淳，醜陋如獸者亦多，神農氏頂生肉角。豈不聞昔人有云：『古人形似獸，卻有大聖德；今人形似人，獸心不可測。』

今日說三個好漢，被一個身不滿三尺之人，聊用微物，都斷送了性命。昔春秋列國時，齊景公朝有三個大漢。一人姓田，名開疆，身長一丈五尺。其人生得面如噴血，目若朗星，雕嘴魚腮，板牙無縫。比時曾隨景公獵於桐山。忽然於西山之中，趕起一隻猛虎來。其虎奔走，逕撲景公之馬。馬見虎來，驚倒景公在地。田開疆在側，不用刀槍，雙拳直取猛虎。左手揪住項毛，右手揮拳而打，用腳望面門上踢，一頓打死那只猛虎，救了景公。文武百官，無不畏懼。景公回朝，封為壽寧君，是齊國第一個行霸道的。卻說第二個，姓顧，名冶子，身長一丈三尺，面如潑墨，腮吐黃鬚，手似銅鉤，牙如鋸齒。此人曾隨景公渡黃河。忽大雨驟至，波浪洶湧，舟船將覆，景公大驚。見雲霧中火塊閃爍，戲於水面。顧冶子在側，言曰：「此必是黃河之蛟也。」景公曰：「如之奈何？」顧冶子曰：「主公勿慮，容臣斬之。」拔劍裸衣下水。少刻，風浪俱息，見顧冶子手提蛟頭，躍水而出。景公大駭，封為武安君，這是齊國第二個行霸道的。第三個姓公孫，名接，身長一丈二尺，頭如累塔，眼生三角，板肋猿背，力舉千斤。一日，秦兵犯界，景公引軍馬出迎。被秦兵殺敗，引軍趕來，圍住在鳳鳴山。公孫接用鐵關一條，約至一百五十觔，殺入秦兵之內。秦兵十萬，措手不及，救出景公。封為威遠君，這是齊國第三個行霸道的。這三個結為兄弟，誓說生死相托。三個不知文墨禮讓，在朝廷橫行，視君臣如同草木。景公見三人上殿，如芒刺在背。

一日，楚國使中大夫靳尚前來本國求和。原來齊、楚二邦乃是鄰國，二國交兵二十餘年，不曾解和。楚王乃命靳尚為使，入見景公，奏曰：「齊、楚不和，交兵歲久，民有倒懸之患。今特命臣入國講和，永息刀兵。俺楚國襟三江而帶五湖，地方千里，粟支數年，足食足兵，可為上國。王可裁之，得名獲利。」卻說田、顧、公孫三人大怒，叱靳尚曰：「量汝楚國，何足道哉！吾三人親提雄兵，將楚國踐為平地，人人皆死，個個不留。」喝靳尚下殿，教金瓜武士斬訖報來。塔下轉過一人，身長三尺八寸，眉濃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乃齊國丞相，姓晏，名嬰，字平仲，前來喝住武士，備問其詳。靳尚說了，晏子便教放了靳尚：「先回本國，吾當親至講和。」乃上殿奏知景公。三人大怒曰：「吾欲斬之，汝何故放還本國？」晏子曰：「豈不聞『兩國戰爭，不斬來使』？他獨自到這裡，擒住斬之，鄰國知道，萬世笑端。晏嬰不才，憑三寸舌，親到楚國，令彼君臣，皆頓首謝罪於塔下，尊齊為上國，並不用刀兵士馬，此計若何？」三士怒髮衝冠，皆叱曰：「汝乃黃口侏儒小兒，國人無眼，命汝為相，擅敢亂開大口！吾三人有誅龍斬虎之威，力敵萬夫之勇，親提精兵，平吞楚國，要汝何用？」景公曰：「丞相既出大言，必有廣學。且待入楚之後，若果獲利，勝似典兵。」三士曰：「且看侏儒小兒這回為使，若折了我國家氣概，回來時砍為肉泥！」三士出朝。景公曰：「丞相此行，不可輕忽。」晏子曰：「主上放心。至楚邦，視彼君臣如土壤耳。」遂辭而行，從者十餘人跟隨。

車馬已至郢都，楚國臣宰奏知。君臣商議曰：「齊晏子乃舌辨之士，可定下計策，先塞其口，令不敢來下說詞。」君臣定計了，宣晏子入朝。晏子到朝門，見金門不開，下面閘板止留半段，意欲令晏子低頭鑽入，以顯他矮小辱之。晏子望見下面便鑽，從人急止之曰：「彼見丞相矮小，故以辱之，何中其計？」晏子大笑曰：「汝等豈知之耶？吾聞人有人門，狗有狗竇。使於人，即當進人門；使於狗，即當進狗竇。有何疑焉？」楚臣聽之，火急開金門而接。晏子旁若無人，昂然而入。

至殿下，禮畢，楚王問曰：「汝齊國地狹人稀乎？」晏子曰：「臣齊國東連海島，西跨魏秦，北拒趙燕，南吞吳楚；雞鳴犬吠相聞，數千里不絕，安得為地狹耶？」楚王曰：「地土雖闊，人物卻少。」晏子曰：「臣國中人口氣如雲，沸汗如雨，行者摩肩，立者並跡；金銀珠玉，堆積如山，安得人物稀少耶？」楚王曰：「既然地廣人稠，何故使一小兒來吾國中為使耶？」晏子答曰：「使於大國者，則用大人；使於小國者，則當用小兒。因此特命晏嬰到此。」楚王視臣下，無言可答。請晏嬰上殿，命座。侍臣進酒，晏子欣然暢飲，不以為意。

少刻，金瓜簇擁一人至筵前，其人口稱冤屈。晏子視之，乃齊國帶來從者，問：「得何罪？」楚臣對曰：「來筵前作賊，盜酒器而出。被戶尉所獲，乃真賊正犯也。」其人曰：「實不曾盜，乃戶尉圖賴。」晏子曰：「真賊正犯，尚敢抵賴！速與吾牽出市曹斬之。」楚臣曰：「丞相遠來，何不帶誠實之人？令從者作賊，其主豈不羞顏？」晏子曰：「此人自幼跟隨，極知心腹。今日為盜，有何難見？昔在齊國是個君子，今到楚國，卻為小人，乃風俗之所變也。吾聞江南洞庭有一樹，生一等果，其名曰橘，其色黃而香，其味甜而美；若將此樹移於北方，結成果木，乃名枳實，其色青而臭，其味酸而苦。名謂南橘北枳，便分兩等，乃風俗之不等也。以此推之，在齊不為盜，在楚為盜，更復何疑？」

楚王大慙，急離御座，拱手於晏子曰：「真乃賢士也！吾國中大小公卿，萬不及一。願賜見教，一聽嚴命。」晏子曰：「王上安坐，聽臣一言。齊國中有三士，皆萬夫不當之勇，久欲起兵來吞楚國。吾力言不可：齊、楚不睦，蒼生受害，心何忍焉？今臣特來講和，王上可親詣齊國和親，結為唇齒之邦，敵血為盟。若鄰國加兵，互相救應，永無侵擾，可保萬年之基業。若不聽臣，禍不遠矣。非臣相唬，願王裁之。」王曰：「聞公之才，寡人情願和親。但所患者，齊三士皆無仁義之人，吾不敢去。」晏子曰：「王上放心，臣願保駕。聊施小計，教三士死於大王之前，以絕兩國之患。」楚王曰：「若三士俱亡，吾寧為小邦，年朝歲貢而無怨。」晏子許之。楚王乃大設筵席，送令先去，隨後收拾進獻禮物而至。

晏子先使人歸報，齊景公聞之大喜，令大小公卿：「盡隨吾出郭迎接丞相。」三士聞之，轉怒。晏子至，景公下車而迎。慰勞已畢，同載而回。齊國之人看者塞途。晏子辭景公回府。次日入宮，見三士在閣下博戲，晏子進前施禮。三士亦不回顧，傲忽之氣，旁若無人。晏子侍立久之，方自退。人見景公，說三士如此無禮。景公曰：「此三人如常帶劍上殿，視吾如小兒，久必篡位矣。素欲除之，恨力不及耳。」晏子曰：「主上寬心，來朝楚國君臣皆至，可大張御宴。待臣於筵間，略施小計，令三士皆自殺，何如？」景公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晏子曰：「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，並無謀略，若……如此如此，禍必除矣。」景公喜。

次日，楚王引文武官僚百餘員，車載金珠玩好之物，親至朝門。景公請入，楚王先下拜，景公忙答禮罷，二君分賓主而坐。楚王令群臣羅拜塔下，楚王拱手伏罪曰：「二十年間，多有兇犯。今因丞相之言，特來請罪。薄禮上貢，望乞恕納。」齊景公謝訖，大設筵宴，二國君臣相慶。三士帶劍立於殿下，昂昂自若。晏子進退揖讓，並不諂於三士。

酒至半酣，景公曰：「御園金桃已熟，可採來筵間食之。」須臾，一宮監金盤內捧出五枚。齊王曰：「園中桃樹，今歲止收五枚，味甜氣香，與他樹不同。丞相捧杯進酒，以慶此桃。」上古之時，桃樹難得，今園中有此五枚，為希罕之物。晏子捧玉爵行酒，先進楚王。飲畢，食其一桃。又進齊王。飲畢，食其一桃。齊王曰：「此桃非易得之物，丞相合二國和好，如此大功，可食一桃。」晏子跪而食之，賜酒一爵。齊王曰：「齊、楚二國，公卿之中，言其功勳大者，當食此桃。」田開疆挺身而出，立於筵上而言曰：「昔從主公獵於桐山，力誅猛虎，其功若何？」齊王曰：「擎王保駕，功莫大焉。」晏子慌忙進酒一爵。食桃一枚，歸於班部。顧冶子奮然便出，曰：「誅虎者未為奇，吾曾斬長蛟於黃河，救主上回故國，觀洪波巨浪，如登平地，此功若何？」王曰：「此概世之功也，進酒賜桃，又何疑哉？」晏子慌忙進酒賜桃。公孫接擦衣破步而出，曰：「吾曾於十萬軍中，手揮鐵關，救主公

出，軍中無敢近者，此功若何？」齊王曰：「據卿之功，極天際地，無可比者。爭奈無桃可賜，賜酒一杯，以待來年。」晏子曰：「將軍之功最大，可惜言之太遲！以此無桃，掩其大功。」公孫接按劍而言曰：「誅龍斬虎，小可事耳。吾縱橫於十萬軍中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力救主上，建立大功，反不能食桃，受辱於兩國君臣之前，為萬代之恥笑，安有面目立於朝廷耶？」言訖，遂拔劍自刎而死。田開疆大驚，亦拔劍而言曰：「我等微功而食桃，兄弟功大反不得食，吾之羞恥，何日可脫？」言訖，自刎而死。顧冶子奮氣大呼曰：「吾三人義同骨肉，誓同生死；二人既亡，吾安能自活？」言訖，亦自刎而亡。晏子笑曰：「非二桃不能殺三士。今已絕慮，吾計若何？」楚王下坐，拜伏而歎曰：「丞相神機妙策，安敢不伏耶？自今以後，永尊上國，誓無侵犯。」齊王將三士勅葬於東門外。

自此齊、楚連和，絕其士馬。齊為霸國。晏子名揚萬世，宣聖亦稱其善。後來諸葛孔明曾為《梁父吟》，單道此事。吟曰：

步出齊城門，遙望湯陰裡；裡中有三墳，累累正相似。問是誰家塚？田疆顧冶氏。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絕地理；一朝被讒言，二桃殺三士。誰能為此謀？相國齊晏子。

又《滿江紅》詞一篇，古人單道此事，詞云：

齊景雄風，因習戰海濱畋獵。正驅馳，忽逢猛獸，眾皆驚絕。壯士開疆能奮勇，雙拳殺虎身流血。救君危，拜爵寵恩榮，真豪傑！

顧冶子，除妖孽；強秦戰，公孫接。笑三人恃勇，在齊猖獗。只被晏嬰施小巧，二桃中計皆身滅。齊東門，累累有三墳，荒郊月。」